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文艺评论



1921年,一场隐秘的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。这是一次智慧、勇气与意志的比拼,这是一支平均年龄仅28岁的“创业团队”。谁也没想到,在18平米小客厅里召开的会议,会成为一个奇迹缔造的开始。

1921年夏天所发生的故事,我们从前在课本上、广播中、电影里,学习过,听说过,看到过。但前天,当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征程起点的电影《1921》,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亮相;当两个多小时的正片结束,七分钟片尾字幕也放完,观众仍沉浸在光影和历史人物所带来的震撼中,不愿起身离去。

# 尊重史实 诗意呈现

——《1921》以青春致敬青春

◆ 孙佳音

天辟地的创举展开。“100年前的年轻人在想什么?为什么会这样做?他们不再是教科书中的一句话,而是一个鲜活的人,如何去理解他们的思想,体会他们的内心,是最有挑战性的。”联合导演郑大圣这样说。

今天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个个鲜活、生动的青年。他们有的在洗衣房“工读互助”;有的开会前去大世界照哈哈镜;有的夫妻恩爱你依我依;还有的蜗居在亭子间,仍忘我投入革命。他们不再只是历史事件里的一个个名字,而是真实、可亲的,带着烟火气的一个个人。

要做到如此,其实并不容易。导演黄建新说自己从翻看历史资料到决定把《1921》拍成如何一个模样,“反反复复,花了两年多琢磨、推敲”。演员们也是为了有血有肉塑造先辈鲜为人知的青年时代,下苦功研究史料、设计细节。

为了贴近角色形象,饰演李达的黄轩进组第一个“重头”戏就是剃头,剃完头戴眼镜,通过形象摸索还原人物。而入组几个月前,黄轩就全情投入地阅读了几乎所有与李达相关的历史资料,最后他细腻丰富了人物的多面性:“所有的一大代表都有壮志,李达在参与筹备一大会议、出版《共产党》杂志时很热血,但他也有生活中的一面,和妻子王会悟天台谈心,为祖国命运担忧他也会落泪,同时也有脾气、有耿直的一面。”于是,李达在影片中既把“百姓”换成“人民”,铿锵有力;也承担了几乎所有“催泪”的词句。

曾在《古田军号》中饰演过毛泽东的青年演员王仁君再次饰演“伟人”,但他表示,这次最大的挑战是诠释此前大银幕上相对鲜见的青年主席形象,“那个时候他才二十七、八岁。”王仁君看书、练字、跑步,一点点接近心中那个青年。为了拍好那场奋力跑过法租界的“大戏”,从进组两个月前到整个拍摄期间,王仁君每天像主席一样穿着圆头布鞋奔跑,从横店跑到了车墩,从天黑跑到了天亮,无数次拍摄、剪辑,无数次大汗淋漓,终于呈现给观众一个热血、朝气,带着理想的青年形象。

一百年,正青春。当时的青年,他们以青春之热情创建青春之中华;当代的青年,他们用艺术的魅力点燃红色的情怀。



# 共赴“一带一路”光影之旅

——中国电影展开“新丝路”



◆ 严敏

电影曾有“装在胶片盒里的大使”之誉,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媒介,能够形象地展现各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文底蕴。随着中国等国家的新兴电影产业快速崛起,世界电影呈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冲突、融合、并存的状态。就世界电影格局而言,秉有东方色彩、具有新兴力量的电影孕育着新的机会。

“新丝路”电影桥是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“新丝路”影视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如何做好文化交流,或也有策略可循。

其一是合作拍片,应该涵盖市场开放、众筹合资、技术互用等,题材最好是跨国的,再配以国际阵容,联合摄制,对等营销,互利营收,要积极推进中俄、中伊、中泰、中非、中东欧等合作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有东南亚、阿拉伯地区、斯拉夫地区、地中海和非洲等几大板块和文化母体,仔细研究每个板块的文化特点,这样才能拍出契合它们特定文化母体和受众审美趣味的影片来。其二是加强沿线国家电影的巡展,推进沿线国家电影人互访和学术研讨,继续办好一年一度的中美电影节、戛纳电影节的“中国电影之夜”、威尼斯电影节的“聚

焦中国”以及沿线国家的中国电影巡展等。另外,我们要发挥优势,为战略支点国家提供合拍资源和电影人才。向这些国家输出的中国影片及电视剧,要优化译制和放映工作,比如邀请这些国家观众喜爱的演员配音。

在“一带一路”的电影合作中,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尤为重要。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上,五国名导联合拍摄的《时间去哪儿了》被誉为“里程碑式电影”,为金砖机制的“三轮驱动”注入文化推动力。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电影市场,俄罗斯电影有着辉煌的历史,巴西是南美电影大国,印度年观影人次30亿,南非影片多次捧得国际电影大奖。五国如能集合资金、人力和技术,拍出五国民族特色的佳片,或能牢牢抢住人口占全球四成的电影市场。

中国电影发祥地上海位于“新丝路”节点上,这几年来在经贸合作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科技教育乃至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走在前列,作出良多贡献。如今“新丝路”电影桥业已启动,上海积极参与,正在发挥“桥头堡”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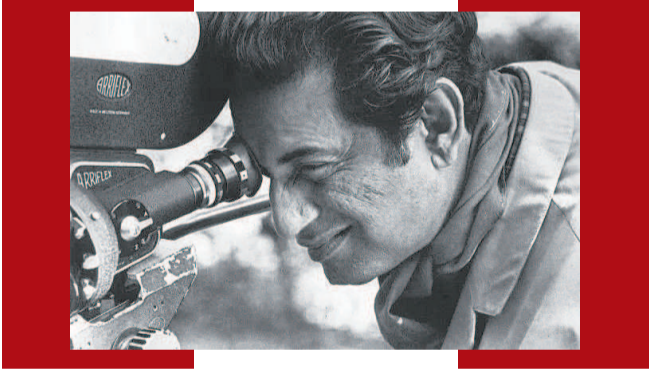
海纳百川,上海电影也一直有着海派风范。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上海就曾举办亚非电影节,盛况空前。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影

片引进,上海影迷的目光也从好莱坞大片转向中小国家优质影片,艺术电影联盟展映的各国文艺片一票难求。上海电影人也从中得到启示,摒弃了好莱坞的套路和商业化做法,“一带一路”将为上海影坛的百花齐放作出贡献。

在推进与沿线国家电影合作中,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得相当不错。它竭诚诚意广邀沿线国家影片参赛与展映,今年在疫情尚未完全平复的情况下,仍有113个国家报名4443部影片,为历届最多。入围主竞赛单元的13部影片中就有7部是沿线国家的。电影节设立“一带一路”主题馆,邀请多个沿线国家的电影机构代表共同签订“一带一路”电影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备忘录。本届电影节集中献映20部题材风格迥异又具人文特色的优质影片,有描写白俄罗斯诗人传奇一生的《诗人库帕拉》,86岁意大利国宝级影后索菲娅·罗兰的回归之作,描写集中营幸存的妓女和孤儿情谊的《来日方长》等。为扩大影响,主办方从中挑出6部参加首次举办的长三角放映活动,让杭州、宁波、南京、苏州、合肥六地观众一起踏上“一带一路”光影之旅。电影节正将“立足亚洲,关注华语”升为“立足亚非,面向全球”,以增强电影节的影响力。

# 在雷伊《阿普三部曲》里看见一生

◆ 钱恋水



还是在那个狭窄的顶楼露台,阿普听到妻子难产去世的消息。他浑身颤抖,露出白而尖的牙齿。

他给老友普鲁写信:“我不知道要去哪里,但我知道为何要走。我希望自由。”

1959年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·雷伊的《阿普三部曲》终章《大树之歌》上映,拍摄第一部《大地之歌》(1955)的时候,雷伊还只是一个广告公司画师出身的业余导演。次年的《大河之歌》为他赢得威尼斯金狮奖。经过1958年两部电影的磨练,1959年时的雷伊已经是技术成熟、名声斐然的现实主义导演。

这部在本届电影节期间重映的《阿普三部曲》融入原著作者和导演本人的生命历程。在故事的发生地孟加拉邦,人和动物的出生与死亡就像睡莲的开闭一样自然。主人公阿普先后经历姐姐、姑婆、父亲、母亲、妻子的死。他们几

乎不做挣扎,要么像一片树叶枯倒在竹林,在大树下萎顿,在恒河边饥饮生水后死去,要么在一场淋漓的雨夜中尽情舞蹈,在暴风雨夜熄灭生命。没人觉得有必要在死亡面前留下只言片语。

纤毫入微的细节堆积成印度人的生死哲学。死亡和贫穷驱使阿普一家几次搬迁。姐姐和姑婆死后,他们从植物丰沛的村落搬到恒河边的圣城贝纳蒂斯。父亲死后,母亲带着阿普投奔远房亲戚。他们再度返回农村,门前又有一方池塘和树木。不愿继承父亲祭司身份的阿普赴加尔各答求学,母亲在等待中病重而死。

在日照强烈的地区,黑白影像的表现力上佳。室内是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所,光影雕刻出阿普一家生活的脉络。他出生的家最满当,屋檐下悬挂竹编鸟笼,庭院里动物们闲庭信步。大风吹垮院墙后,露出红砖深刻的肌理。这时阿普的母亲

还年轻,白色莎丽镶嵌雅致的花边,额间一点红与宝石耳环相辉映。姐姐死后,小小的阿普站在和他一样高的窗前。窗格少了几根,他只需跨出一步,就能走向外面的世界。

他的第二个家在恒河边地势高起的密集居民区。父亲垂死的床榻也有一扇窗,木条比老家的更粗更密。窗外是节日的蜡烛和烟火。这个局促的家里不再有鸟笼这种无用物什,外面的恒河反射强烈的阳光,使阿普家更清凉幽暗。

父亲死后,阿普和母亲有了第三个家。这个夯土结构的家在黑白胶片中像白色黏土捏出来的,极简。家里的东西更少了,母子俩像穴居的动物,相处的时间主要在夜晚铺着草席,点着油灯的床上。

阿普在加尔各答的单身公寓在顶楼。他和父亲一样,也是个天性快乐温和的人。一场豪雨,他赶紧拿出衣服搓洗,舒展身体在雨中做体操。青春正好的阿普忘记了,观众却还记得,他的姐姐就是死于淋雨后的伤寒。父亲死前想要一口恒河水,他被母亲差去河边汲水,一位青年正对着恒河做这种样式的体操。

雷伊的镜头里,万事万物都有多重含义。雨水既是青春和欢悦的象征,也会带来死亡。火车是远方兴奋的召唤,也是噩耗的同义词。大河带来意料之外的幸福,却卷走一生所爱。提供清凉的大树和竹林,接纳亲人沉重的身体。池塘滋养蜻蜓、水龟与荷叶,淹没童年的回忆。